

记忆

怀念,传递精神能量



# 深潜无声

■朱青

2025年2月6日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共和国勋章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,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,在武汉逝世。人们纷纷感念这位老人一生的奉献、无限的赤诚。回想起采访黄旭华院士的经历,当时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、言犹在耳,让我不禁泪湿眼眶。

2019年新春,我怀着敬仰与忐忑的心情,走进黄旭华院士的办公室。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书籍和文件,一摞摞整齐摆放在书架上、办公桌周围;甚至房间的角落里,也都码放着各种资料。纸张间散发着淡淡墨香,无声诉说着他投身科研岁月的思索与钻研。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公式,见证了他攻克技术难题的无数个日夜。那些文字和公式,是他对祖国核潜艇事业的忠诚注脚。

见我进来,黄老放下手中的书,起身相迎,脸上挂着和蔼的笑容,眼中满是岁月沉淀下的从容与温和。采访中,他娓娓道来,话语是那么质朴而深情。1926年,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汕尾市的一个小渔村。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医生,母亲也出身医学世家。回忆起自己的童年,他说,母亲生了9个孩子,几乎全靠她悉心照料。夏日的夜晚,孩子们吵吵闹闹不睡觉,母亲总是任劳任怨,用她那双温暖的手,守护着每一个孩子的梦乡。但是,只要听到有孕妇要生产了,母亲总是毫不犹豫地拿起药箱,赶去乡亲们家里。那时家乡很穷,很多人给不起接生费,母亲也总是说不要钱。乡亲们过意不去,于是她笑着说了句简单而又温暖的话:“等孩子长大了,就抱到我这里,叫一句‘干娘’吧!”黄老说,因为工作的特殊性,从1957年到1986年,整整30年的时间,他没有回过一次汕尾的老家,与母亲更是有长达30年的分离。虽然自己无法陪伴在母亲身边,但每当母亲生日那天,村里由

母亲接生的孩子们,就会围绕在她的身边。这份特殊的陪伴,或许是对母亲最好的慰藉。

1958年,中国启动核潜艇研制工程。面对外国的技术封锁,毛泽东同志誓言:“核潜艇,一万年也要搞出来!”当年离家时,黄旭华才30岁出头。归来,他已是满头白发。因为工作要求,黄老从未对家人、对母亲说起过自己的工作。家里多次写信,问他在北京哪个单位,做什么工作,他都避而不答。父亲病重的时候,他没能回家看护。父亲直到逝世也不知道他的三儿子在什么单位,更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工作。二哥病逝,他也没能回去。面对家人的不解和埋怨,黄老没有任何言语。他用实际行动,默默践行着对祖国、对核潜艇事业的无限忠诚。

直到1987年6月,上海《文汇报》刊登报告文学《赫赫而无名的人生》,他的感人事迹才为人所知。拿到这篇文章,他心中五味杂陈,并将这篇文章寄给身在故乡的母亲。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及具体姓名,但提到了“黄总设计师”和“他的妻子李世英”。从字里行间,母亲认出了那个30年未归、被家人误解为“忘恩负义”的三儿子。她一遍遍地阅读着那篇文章,满脸泪水。她把全家人召集到一起,说:“三哥(黄旭华)的事情,大家要理解、要谅解。”这句话,传到黄老的耳中,那一刻,他泪如雨下。

谈及“忠孝不能全”的抉择,黄老说:“对国家的忠,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。我这一生,虽然亏欠了家庭,但无愧于国家、无愧于人民。”他说出的每一个字,都猛烈敲击着我的心灵。

采访那天,我们特意黄老带去他家乡广东汕尾的米糕。当黄老尝到熟悉的味道时,或许是童年的记忆一下子涌上了心头,又或许是对母亲深深的眷恋和怀念,他半天没有说话。

过了许久,他才缓缓地说:“谢谢你们,你们用心了。”无怨无悔的担当背后,是一生难解的乡愁,也是对母亲深深的爱与思念。

他一生载誉无数,曾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。每当有人提起这些荣誉和奖项时,他总是谦逊地说,这份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,更属于整个核潜艇研制团队,属于和我一起并肩战斗、为了核潜艇事业默默奋斗的战友们……在他心中,最重要的始终是那份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。

“当祖国需要我一次把血流光,我就一次流光;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流血的时候,我就一滴一滴地流!”采访中,黄老的这段话令人印象深刻。这是奋斗者的铿锵誓言,也是他矢志报国的人生写照。

无论是30年隐姓埋名,还是亲自登上潜艇、随艇下潜进行深潜试验,他的一生,时刻准备着为国牺牲。

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,在那座曾经荒无人烟的岛屿上,那些默默奉献、隐姓埋名的科研人员和工作,共同书写了世界核潜艇历史上的传奇篇章。也正是因为这样,我国核潜艇事业才能上马三年后开工、开工两年后下水、下水四年后正式编入海军进入战斗序列。黄老说:“1974年交第一艘核潜艇时,我们总结了四句话——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,大力协同,无私奉献。我们称之为‘09精神’(核潜艇精神)。”他说,这种精神现在依然没有过时……

采访结束后,走出黄老的办公室,我心中感慨万千。他云淡风轻的讲述中、简洁质朴的话语里,蕴含着震撼人心的力量。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家国情怀。他的人生,就像核潜艇一样,深藏海底,默默无声却有着惊人的力量。

后来,我去海军博物馆采访并参观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“长征一号”。

那艘曾经承载着无数梦想与希望的核潜艇,在游弋深海40多年后退役。一位工作人员激动地告诉我,有一次在长长的排队参观人群中,他们竟然发现了黄旭华院士的身影。他排在长长的队伍中,满头银发,眼神中透露出对“长征一号”无尽的眷恋。那年黄老已是92岁高龄,但他依然坚持要来看一看“长征一号”。他说,或许这是最后一次看自己的“老战友”——那个陪伴他和同事们度过无数日夜,见证中国核潜艇事业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亲密伙伴。或许在他的心里,这艘承载着梦想与汗水的“长征一号”核潜艇,如同亲手抚育长大的孩子,每一块钢板、每一条线路,都凝聚着他同事们的心血与期盼。

为了祖国的核潜艇事业,黄旭华30年隐姓埋名,60载风雨兼程。黄旭华院士的一生,正如深海中的潜艇,神秘,却担负神圣的使命;无声,却蕴藏无尽的力量。

无数网民跟贴致敬,寄托哀思——“为国铸剑,黄老一路走好!”“致敬,这些人帮我们每个人直起了腰!”“向赤子之心不变的您致敬。”“有一种人生,深潜无声,却震耳欲聋。”……

黄旭华院士,这位为祖国“深潜”一辈子的人,走了。他的故事,他的精神,却如星辰般永远闪耀,激励着后来者,在追求梦想和奉献祖国的道路上,坚定前行!

题图设计:贾国梁



## 哨位抒怀

■马 克

柔和的月光  
洒满我的哨位  
持枪挺立,警惕的目光  
捕捉警戒区域风吹草动

耳畔,朔风呼啸奔来  
翻过巍峨的昆仑山  
卷起粗粒的雪粒  
“呼啦啦——”  
扑打着青春的脸庞

越过层层山峦,远方  
故乡的明月  
和哨位上空的那一轮  
同样明亮

此刻,界碑就在身边  
朱红色的大字  
写满祖国的嘱托  
月色与星光  
陪伴我们紧握钢枪  
士兵的神圣职责  
让我们把自己牢牢地  
钉在祖国的哨位上

# 长 征

第 6382 期

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高原上,寒风劲吹,山间的温度下降得很快。尤其是在冬季,风雪弥漫,气温低至零下20多摄氏度,给在青藏公路上执行运输任务的官兵造成很大的挑战。驾车行驶在这片壮美高原,发动机的轰鸣与寒风的呼啸,交织成属于汽车兵的进行曲。

一级上士周伟带领驾驶学兵行驶到一段达坂路时,车辆出现剧烈摆动。见此情景,一旁的学兵忍不住小声说道:“这个路况实在太差了。”“路况再差,再难走,汽车兵也要闯过去!”周伟说到这里,不禁想起两年前的一次经历。

那年9月底的高原,风雪已经到来。这一次,周伟赴某点位运送过冬物资。他驾车行至紧贴绝壁的险峻路段。狭窄处,车身与峭壁距离不足一拳。路面不时还有因道路塌陷留下的洼坑……

“车行六七里,险情四五处;手握方向盘,脚踏鬼门关。”这句汽车兵时常说起的顺口溜,是他们勇闯高原路的写照。在以奇险著称的青藏公路上,塌方、雪崩、泥石流时有发生。在危险路段上,驾驶员必须多次倒车调整方向,才能顺利通过。这段险路,悬崖就在车轮边,非常考验驾驶员的技术和勇气。周伟双手紧握方向盘,小心驾驶,慢慢挪动,最终安全驶出危险路段。

此时,周伟带着学兵驾驶汽车越走越远,两侧车窗上凝结的雾气也越来越厚。原本还是晴空万里,忽然间风云突变、大雪纷飞。很快,山路被雪覆盖,车队碾过,路面变得更加湿滑。

行至白雪茫茫的唐古拉山口,周伟驾驶的車輛突然熄火抛锚。他赶紧下车检查。天空还在飘着雪花,冷风不时刺向他的脸颊。周伟脱下大衣、摘下棉手套,口衔手电筒、手提工具箱,钻到车底。经细致检查,他发现,发动机上的一个密封圈损坏,导致机油渗漏。

见状,周伟用一只手堵住渗漏处,另一只手在工具箱中翻找替换零件。车辆已熄火有一段时,寒风中,冰冷的油液顺着他的手臂滑落。

车辆故障终于排除,周伟从车底爬出来。此时的他,脸色苍白,嘴唇也冻得发紫,眉毛上结了一层霜。然而,他没有注意到,冰冷的扳手已经和他手掌的皮肤冻得粘连。手掌上的一小块皮肉被扯了下来。

周伟与学兵整理好工具箱,坐进了驾驶室。学兵给周伟受伤的手掌做了简单包扎。随即,周伟发动运输车,继续行驶在公路上。一路风雪交加,通过一段艰险道路后,天气放晴。他们又行驶了一段时间,终于顺利到达点位。此时周伟的脸上才露出轻松的笑容。

“汽车兵驰骋在青藏公路上的意义是什么?那就是用无畏的勇气,为坚守高原的战友送去所需。”周伟常对学兵说,高原上没有白走的路,每一步都算数。

当兵19年,每年驾车行驶在青藏公路上至少10个月。一次次安全执行重要运输任务、成功排除险情……风雪路途上的历练,让周伟成长为车队的标杆。每次车队上路,只要有他在,驾驶员们都会更加安心。然而,成长路上付出的努力,周伟最为清楚。

那年,驻训期间的一次长途机动,

# 勇闯高原路

■李松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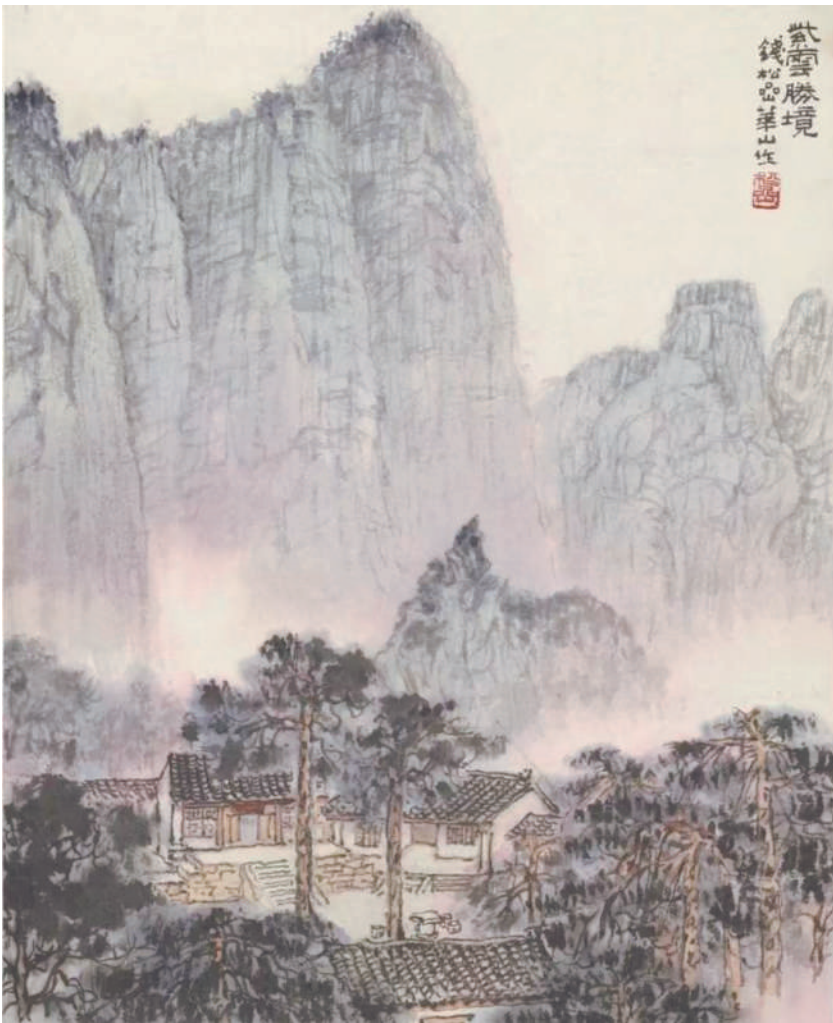
历时7天7夜,行驶数千公里,翻越海拔4000米以上的达坂20多座,官兵面临着险难路况和恶劣天气的考验。

当周伟驾车行至一处陡坡时,车辆突然失去动力。他迅速靠边停车,进行检查。经初步排查,他发现是动力转向装置出现了故障。根据上级传来的气象预报,暴风雪即将到来。周伟看着车上的物资,眉头紧蹙。他尝试自主排除故障,但因不懂相关原理,多次尝试也没见效果,只能等待专业修理人员前来。

“如果这是在战场上,后果不堪设想!”这次经历让周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。他开始付出更多努力,抓住机会锻炼自己。此后,在驾驶训练空隙,他铆在修理车间,给维修技师递工具、打手电,借机请教修理知识;晚上,他坐在桌前,看着地图,想象各种路况,模拟驾驶……

“我始终坚信,干成一件事,要有韧劲。”周伟说,学习没有捷径可走,唯有发扬“挤”和“钻”的劲头。“教会更多人,才能让车队的效能更好地发挥出来。”如今,周伟把更多时间精力放在了教学帮带上。面对一茬茬学兵,他不厌其烦、倾囊相授,带出的学兵也在各自岗位开始挑大梁。“别看周班长平时笑呵呵的,但在学习这件事上,他可非常严肃。”学兵们常常这样评价。

又到启程时,周伟坐进驾驶室发动汽车。此刻,这位青藏公路上的老兵已经准备好迎接途中的风雪。



紫云胜境(中国画,中国美术馆藏)

钱松喦作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戈壁滩上,寒风裹挟着沙石雪粒,发出阵阵狂吼。在一处崖壁旁,有两间紧紧挨在一起的板房。它的4个角用与地钉相连的绳子固定着。狂风吹动板房,绳子绷得又紧又直,发出“吱吱”声响。即使板房的缝隙间被官兵打满了泡沫胶,并且用胶带封了几层,可寒风依旧钻了进来。排长钟钦带着有线排的战士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多月。此次,他们担负着装备试验性训练的通信保障任务。

清晨,天刚蒙蒙亮,太阳照在白雪上反射着耀眼的光。风稍缓和一些,钟钦查验装备器材,整好队伍,前往试训场铺设通信线缆。

试训场是一片被白雪覆盖的茫茫戈壁,远处高耸的群山将它包围,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。这里的昼夜温差大,地形条件适宜,为检验装备性能提供了便利。

雪色茫茫的试训场,像是平铺在大地上的一份“试卷”,等待官兵作答。接上级通知,试训将在一个月后进行。有线排要在地下埋设绵延几公里的线缆,联通试训场与指挥所的通信。

留给有线排的时间越来越少。接连几天的大雪迟滞了作业,厚厚的冻土也为挖掘增添了不少困难,但官兵个个摩拳擦掌,干劲十足。

锹镐声在戈壁响起,大家两人一组,一个拿镐破开冻土,一个用铁锹铲去砾

石,挖出铺设光缆的坑道。尽管大家都戴着手套,可双手依然被震得生疼。一次次抡镐挥锹中,官兵的手被磨出了水泡、血泡,破了就用纱布缠上,继续挖掘。“加把劲,没多远了!”钟钦给大家鼓劲,“挖深一点,确保试训期间光缆安全。”一个多月里,官兵每天挥锹抡镐,重复着同样的动作。他们明白,武器装备要在哪里接受检验。当通过检验的武器装备形成战斗力时,其中也有他们的贡献。

午饭时间到了,官兵取下手套,掏出单兵口粮。寒冷和手上的伤痛让大家吃起饭来,动作有些不便。钟钦见状很心疼,但他知道当大型工程设备无法到时,官兵必须以人力完成任务。

终于,随着最后一根写有“国防光缆”的标识立桩埋入土中,从试训场到指挥所的通信链路接通了。瞬间,信息迅速传送。钟钦看着指挥所屏幕上各个段位陆续传来的画面,脸上露出了微笑。

试训任务如期展开。战车驶入戈壁,在疾速驰骋和火炮的震动中,远处山上覆盖的雪仿佛也在滑落。从现场传来的实时画面看,冰天雪地中,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。环境越是艰险,战车的表现越是勇猛,仿佛跳跃在戈壁上的钢铁猛兽。

突然间,屏幕画面在一阵爆炸声中出现了断续。屏幕前,钟钦的心瞬间绷紧了。不一会儿,画面消失了。

“应该是这几天下雪,气温太低,导致线缆变脆,加上火炮的轰炸和震颤,有地方折断了。”钟钦看着画面中“信号中断”的字样说道。“跟我来。”钟钦左手抓